

寻春记

□青颜如风

连绵数日的阴沉天气之后，阳光终于揭开面纱。

如姗姗而至的姑娘，她浅笑轻颦，世界便一片明亮。

春天便随着这阳光呼之欲出了。

周末，带儿子外出寻春。

春天首先氤氲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禹王路街道马谢村的黄河梅园中。

数不清的梅花，一朵接一朵地昭示着春天的到来。

对于北方人而言，除了寒冬时节室外那一株株淡黄、蜡质的不起眼的蜡梅，梅花的意向，只能在“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诗句中寻找。而如今，在这座宛若黄河臂弯中一颗明珠的城市，千朵万朵压枝开的梅，已经由诗中、画中，来到眼前、手边。

就譬如这一园淡雅的馨香，一园浓艳的色彩。梅，一株株，一枝枝，一朵朵，兀然而立，或娇俏，或淡然，或洗净铅华，或堆锦灿烂。

花儿是春天的使者，更是春天的主角。

时光流转，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春天把消息早早散布给了黄河梅园中的花朵们，它们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地用生命的绽放，传递着季节的声音。

你，捕捉到了吗？

春天是从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中的旷野中悄悄露出头的。

从闪耀着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绽放着“庙底沟之花”的庙底沟博物馆出来，儿子用春天一样的眼睛在博物馆周围的野地里寻找着生命的初遇。

在犹自枯黄的草丛中，在松软芳香的泥土中，我们与一片印着拙朴纹痕的陶片相遇。当得知自己小手中握着的，很有可能是几千年

前生活在这里的先人留下的物品时，儿子清澈的目光中布满欣喜和惊奇。

因为这块陶片，你遇见了时间，穿越了时间。

我对孩子说。

稚嫩的身影继续在枯草间逡巡，一双奔跑的小脚下，隐隐的绿意，即将冲破季节的桎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发，泛青，蓬勃。

一棵嫩生生的白蒿出现在视野里。

正月茵陈二月蒿。这是正月的最后两天，一棵可入药的植物绿中披银，像覆着白纱的圣女，孤零零地长在一棵树旁，无声却又喧赫地昭告着天下：春天已来临。

是的，春天已来临。

阳光下，风筝在蓝空中高飞，孩子在黄河岸边奔跑。白天鹅依旧悠闲地扑闪着翅膀，站在岸上观赏的人，丝毫看不出这些鸟儿怀揣着即将离开的忧伤……

春天开始在黄河之畔汨汨流淌。

河水愈宽，波光如金，河对岸的中条山平整不失生动。两位从外地来的画家凭河远眺，对着黄河及其对面长卷似铺展开的群山指指点点，胸中勾画着三门峡的山，三门峡的水，三门峡的风光与故事……

春天流进了黄河岸边的古枣林，铅笔画似的墨色枣林如一排排士兵，齐刷刷地站在泥土里，在一场春雨之后，无声酝酿着一场暴动，期冀着一个绿意盎然的春的王朝诞生……

当柔暖的风吹落行人厚厚的衣衫，孩子饱满的额头上挂满明亮的汗水时，我不再寻找春天。

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眼睛里，落入眼底，化作无声的温柔：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心中，浮上脸颊，绽放成一朵微笑的花。

等待了整整一个季节

□贺斌

(一)

在时间的拐点

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快，惬意，安然和暖的阳光，一点一点腾挪

悠闲地在北麓山吟唱

在布局一个充满希冀和灿烂的腾欢季节，邀约春风轻盈孤寂一冬的心扉你别猜，我的眼眸已经呈现

绿色在寒冬醒着的图片上孕育希望

轻丝漾春姿，我闻到了泥土的芳香化身一粒春播的种子

在绿意泼染的田园，发芽生长而蓝天上的云朵，不断变幻

游动，也在接近天堂的地方弥漫成一道绫罗。一曲欢快的乐章

连同春的使者，怒放成一阙光环

追赶着滋长的生灵，奔赴同一个方向

(二)

物种，搭乘春风启航

让初生的疼痛，借助雨水的力量挤进唐诗抑扬顿挫的诗行

我用草书，勾勒春的图腾一笔一画把桃花、梨花、油菜花

全都雕刻在春天的门楣上落款盖上阴文和阳文，两枚印章

不，最好也盖上启首印章我顺着春意延伸的地方

听见庄稼在田野，扯着嗓子向上拔节一个虚构的手势，托起泥土的萌动

鸣水岸，邀月当歌用曼妙的声音拓宽了一条，通往无边际的梦幻之路。我也看见

一习朴素的春风，不动声色就表达了对山谷那份深深的思念

官坡底色

毫无疑问，官坡的主色调一定是红的，除此之外，还有白色、黄色、绿色与之相辉映。这多姿多彩的颜色，共同勾勒出了官坡的厚重与亮丽，也共同描摹出了官坡的昨天与今天。

在官坡镇兰草村，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这里同时也是“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1934年12月5日，正行进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翻越皮岭进入卢氏境内，7日晚抵达兰草，8日早经铁锁关入陕。这几十个字的叙述现在自是很简单，但当年的艰苦卓绝几乎不可想象——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缺粮少弹、重山阻隔，若非亲身经历，任何的文字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之中，红二十五军在卢氏的这3天，依然以其严明纪律演绎了《一双草鞋》的故事，以其官兵平等留下了刘华清让马的佳话，更以其鱼水深情造就了“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这支平均年龄最小的红军队伍，因最先到达陕北，被誉为“北上先锋”，而且实现了“队伍增员、独立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地方游击师”三个“唯一”，就连毛主席也称赞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卢氏能够跻身全省13个“老苏区县”之一，官坡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官坡的“白色”主要指浆豆腐，那是不可多得的山乡美味。这里的豆腐用优质大豆、深山泉水，经浆水点制、手工制作而成，故而香味醇厚、口感劲道。清人顾蔚庐云：“山泉酿豆腐，味至淡而有余芳，非寻常井水可比也”。官坡人世代做豆腐，也都十分爱吃豆腐。早晨的街头，上工的人们就站在小摊儿边，把一碗掰成不规则大块的热腾腾的豆腐浇上辣椒、大蒜捣成的汁水，狼吞虎咽吃下去，满头大汗、通体舒泰，真是说不出的爽快。如今它们已经走出大山，走进了西安、郑州、三门峡的市场，更多的人开始有口福品尝到这一特色美味。不过煞风景的话还得说几句，老百姓常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制作豆腐的工艺流程有十几道，半夜就得起床忙乎，没有一点恒劲和执着，这样的活计是干不下来的。我有一个不全面的认识：食物的好吃程度与其形成的艰辛程度成正比。基于此，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对它身后默默付出者表达真诚的谢意。

至于“黄色”，则重点是说官坡的特色经济作物烟叶。因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分水岭的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空气清新水美的优越自然环境，以及烟农们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官坡烟叶叶片肥

硕、长相清秀、色泽橘黄、香味醇和、油性浓足，是全国各地卷烟厂青睐的宠儿。中国烟叶分级大师冯国桢先生认为，我国品质最好的烟叶在豫西崤山南麓，即卢氏烟区。而这些“黄金叶”也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仅2022年一年，全县烟叶产值就达2.6亿元。收获的喜悦中往往凝结着无数的汗水，从育苗、移栽到烘烤、分拣，再加上时时进行的灭虫、抹杈等田间管理，烟农们要手脚不闲忙上小半年。他们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一身力气百斤汗”的付出守护着这个产业，也守护着这方田园。

官坡的“绿色”与别处相比似乎并无特殊之处，因为卢氏本身就是全省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不过，枝头的板栗和橡子树下的葛根和天麻，以及林中时隐时现的松鼠和草鹿灵动的身影，山腰时浓时淡的雾霭和轻柔缠绵的丽姿，依然会让初来这里的网友们惊声尖叫。特别是云架山、凤凰山等地，林深如海，气清如兰，幽静静谧，超然世外，的确是陶冶心性的绝佳之地。

细心的朋友们也许会看出，官坡的这些“颜色”后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不惰性、不懈怠、肯吃苦、敢向前”，有这样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们深信官坡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美好。

那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就教大胡子队长让闹钟叫醒他的方法。大胡子队长耐心地跟年轻人学习了一会，好长时间才学会定闹钟。

一个又一个早晨，丁零零的一串串脆响，叫醒了庄稼人一个又一个的日子。忙针、闲忙针、闲针滴滴答答地走着，不知道是日子的脚步声，还是村庄的脚步声。

那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就教大胡子队长让闹钟叫醒他的方法。大胡子队长耐心地跟年轻人学习了一会，好长时间才学会定闹钟。

一个又一个早晨，丁零零的一串串脆响，叫醒了庄稼人一个又一个的日子。忙针、闲忙针、闲针滴滴答答地走着，不知道是日子的脚步声，还是村庄的脚步声。

村庄的脚步声

□塬上草

的，有说他能的，也有说他是歪把葫芦，净往歪处想。从那天起，大胡子队长就记住了，忙针走一圈是一分钟，闲忙针走一圈是一个钟头，闲针走一圈是一天，这家伙，好记！

后来，大胡子队长硬是靠死记硬背，把每天上工下工在闹钟上的数字给记下了。一天快下工的当儿，有个社员问大胡子队长，离下工还有多长时间？大胡子队长跑到搁在地头的闹钟跟前，盯着闹钟一本正经看了好大一阵子，然后举起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出不到一寸长的空隙，对社员说，还有这么长一节儿。社员问他，恁长一节儿是几分钟？大胡子队长愣怔了一下，脸上泛起一层厚厚的赭红，一下就蹿了，说，这么长就是这么长，在我这儿没有几分钟，只有这长一节儿！逗得社员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闹钟成了大胡子队长的标配，整天跟在他左右，滴答滴答。回到屋里，他给他老婆说，这声音是日子走路的声音。他老婆说，是咱村子走路的声音。他说，嗯，也是，听着它，就跟听见了咱村子的脚步声一个样。论说忙针最可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咱睡觉，它也不歇息。他老婆说，它是个勤快人。

那天，队里活重，大胡子队长回到屋里很乏，胡乱吃点饭就睡了，听着忙针滴滴答答不停走路的脚步声，大胡子队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谁曾想，一睁开眼，天已大亮，他赶紧看表：妈呀，睡过头了！他就粗喉咙大嗓门喊他的老婆，问为啥不喊他一声。他老婆说我也是才起来呀！大胡子队长急忙提溜着闹钟满村子吆喝着上工。那天，社员们上工晚了半个钟头。大胡子队长给社员们做检讨，说这个死东西就知道自己走走走，也不知道到时候了喊

的，有说他能的，也有说他是歪把葫芦，净往歪处想。从那天起，大胡子队长就记住了，忙针走一圈是一分钟，闲忙针走一圈是一个钟头，闲针走一圈是一天，这家伙，好记！

后来，大胡子队长硬是靠死记硬背，把每天上工下工在闹钟上的数字给记下了。一天快下工的当儿，有个社员问大胡子队长，离下工还有多长时间？大胡子队长跑到搁在地头的闹钟跟前，盯着闹钟一本正经看了好大一阵子，然后举起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出不到一寸长的空隙，对社员说，还有这么长一节儿。社员问他，恁长一节儿是几分钟？大胡子队长愣怔了一下，脸上泛起一层厚厚的赭红，一下就蹿了，说，这么长就是这么长，在我这儿没有几分钟，只有这长一节儿！逗得社员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闹钟成了大胡子队长的标配，整天跟在他左右，滴答滴答。回到屋里，他给他老婆说，这声音是日子走路的声音。他老婆说，是咱村子走路的声音。他说，嗯，也是，听着它，就跟听见了咱村子的脚步声一个样。论说忙针最可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咱睡觉，它也不歇息。他老婆说，它是个勤快人。

那天，队里活重，大胡子队长回到屋里很乏，胡乱吃点饭就睡了，听着忙针滴滴答答不停走路的脚步声，大胡子队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谁曾想，一睁开眼，天已大亮，他赶紧看表：妈呀，睡过头了！他就粗喉咙大嗓门喊他的老婆，问为啥不喊他一声。他老婆说我也是才起来呀！大胡子队长急忙提溜着闹钟满村子吆喝着上工。那天，社员们上工晚了半个钟头。大胡子队长给社员们做检讨，说这个死东西就知道自己走走走，也不知道到时候了喊

家乡遍开迎春花

□韩景波

“春天还在睡梦中呢，有个勇敢的小号手吹着响亮的号角走在了春天的最前头，那便是迎春花。”这是女作家安雅琴写迎春花的句子。花开一定是有声的，只是声响极微弱，人听不到。没关系，作家用文学的修辞手法，使得迎春花“春天的号手”这一形象跃然纸上。

在我的家乡阳坡，迎春花满眼都是，我也喜欢这报春的号手。阳坡其实是个山湾，坐北面南，山是蟒岭伸来的余脉，水从蟒岭山流来。不知哪朝哪代，家乡人勤劳稼穡，以石在湾前砌埝，挡水造田。数百年，或千年，风尘雨渍，石色皆变灰黑。砌埝时，为固埝，石与石间压有迎春花蔓，现在迎春花蔓爬满了整个埝体，远远看去，春似花带，夏如绿绸。在家乡人的心里，迎春花就是一种固埝的植物。时至今日，才有人把它当花看，且是高贵的名花。

一年，家乡的年轻人卖出一盆迎春花盆景，售价高达3800元，让家乡的迎春花一下驰名远近，一时间，来看花求花的人络绎不绝。但为保护生态，政府及时决定，坚决不准拆埝取花。我非常赞同。

花为媒，迎春花还是我与妻当年爱情的见证。30岁那年，我才在寺坡河畔、灯山寺下遇见心仪的女孩。但我我不敢表达，她生日那天，我从家乡采一束迎春花，作为礼物送她。那天，送她生日礼物的还有一位英俊男士，人家抱着一大束专门从西安买回的鲜花。女孩介绍那位朋友，说在某单位工作。然后又介绍我：我的老师韩景波。其实，我不是她老师，只是她也爱好文学，常从我这里借书而已。那时我已在许多

报刊发表作品，小有名气。女孩成了我的妻后告诉我，选择我，那束迎春花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一直感念着，是那束迎春花给我带来了敲开迎春的好运。从此，我对迎春花更添了一层敬意。

早春二月，正是迎春花开放的时候。若有朋友要来我的家乡看花，只需从洛南县坐车至三要，再从三要向南，沿一脉冷冷清清的春水，随山移水转，到一山湾口，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仿佛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一般的金灿灿的迎春花。花儿暗香浮动，让你梦幻与现实不分，恍若来到一处神仙福地。在村口，你只需大喊我的名字，不是我，便是我的妻，就会来迎接你。为了招待你，我的妻子定要“采一篮春日”，而我已经打开一瓶陈年老酒，待与你共饮同醉在这迎春花丛中。

迎春花虽未入“君子”之列，但毫不影响它的不凡，也备受古今文人雅士热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一般。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笔下的迎春花。“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得春来非自足，万千千卉共芬芳。”这是北宋政治家韩琦笔下的迎春花。“浅艳侔莺羽，纤条结兔丝。偏逢早春发，应许众芳迟。”这是宋朝诗人晏殊笔下的迎春花。“院边灿灿绽金花，落地生根似锦霞。还欠春诗一首，东风送韵到韩家。”这是当代诗人四月天笔下的迎春花。四月天，吾妻也。

当年“东风送韵到韩家”，天意送我一位美丽可人的妻子。今日东风送韵到家乡，家乡遍开迎春花。

温情独白

一轮明月心头照

□李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句，不由令人想起故乡，想起故乡那轮皎洁的月亮。故乡的月亮，一直住在我岁月的深处。那时的月亮，仿佛是一只银色的罗盘，高高悬挂在天宫，又极像一条小小的月亮船，装载着无尽的诗句和童话。

“月奶奶白呱呱，编织布娘纺花。”每当奶奶摇动纺花车，月光便会从门楣窗棂悄悄挤进来，照着奶奶手中拉动的条状棉花蕊，我们戏称“花格节”。在飞落的收放中，手指悠悠起伏仿佛随着优雅舞步，花格节又如春蚕缓缓吐出雪白的丝线，线的末端，奶奶右手高高一扬，棉线就呼噜噜盘旋在锭子上，一个鼓腾腾的线穗，便在奶奶的故事声中诞生。

坐在奶奶身旁，听她一边“嗡嗡”地纺棉，一边讲着董永卖身救父、王祥卧冰求鲤、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很难想象不识一个字的奶奶，是如何记住了这仁孝慈善的典范，又是怎样经过自己的一番加工生动地讲给我听。

时隔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些有月光的夜晚，想起那些种在心中的“月亮”，是否还留着着我的童年，是否还明晃晃一如从前？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再次夜游黄河岸，虽然没能观赏到“黄河明月”的奇观，却看到了一群追逐“月亮”的人。说他们是在寻觅黄河雅石，不如说是在追逐着各自的“月亮”。

“镶”在黄河石上的月亮，仿佛得道仙月，圆不自满，缺不自卑，有圆有缺，盈亏淡然。

追月人肩头扛着的那一方“月亮石”，分明就是天上那轮明媚神秘的月亮，虽不能言，但最可人，天人合一，无声似言。“黄河月亮”是黄河人独特的赏月活动，那天然的石上月，是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唐朝宋雅雅的诗、心旷神怡的歌、陈年的醉人酒，是人们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天无月不雅，地无月不韵。每每看到夜晚的月亮，我就会想起远去的奶奶。望着天上的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触摸到奶奶的脸庞。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月亮，永远定格在了童年的梦里。

伏牛

题字：邵玉铮

